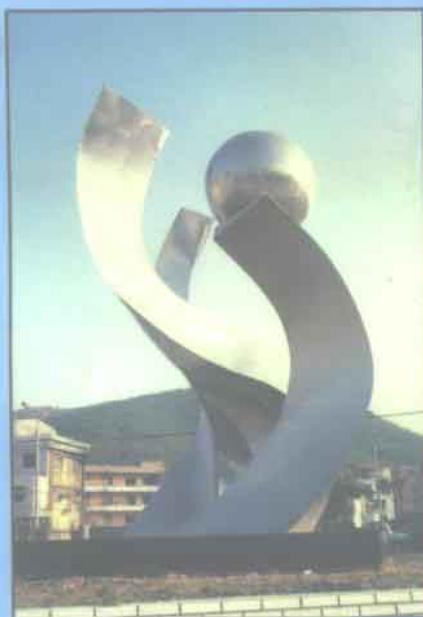


1908



惠東文史

第六辑



政协广东省惠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惠東文史

第六輯

政协广东省惠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历 史 沿革

惠东县建制史略 郑锦清 (1)

史 料 珍 藏

同仇敌忾 勇歼日寇

——记东纵七支队吕铁深大队抗日斗争片段

..... 县党史办 (5)

日寇残暴 惨无人道

——忆胞弟等人被掳设法营救的奇遇 ... 蔡輝堯 (9)

重访大亚湾

——记当年日寇南侵登陆的地方 游 扬 (17)

烟窗下的怅望 郑锦清 吕继生 (19)

平山镇西江书院纪略 陈立人 (22)

惠东旧学教育 赖治沾 (24)

英雄的旗帜依然鲜艳

——记港口英雄民兵连 陈培洪 (28)

英 烈 传 略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三任主席 郑锦清 (35)

人 物 志

爱国抗日民主人士练演雄 练景康 (43)

爱国华侨林海山传略 林石信 (49)

载入《世界客属人物大全》的惠东籍华侨港胞

..... 县侨办 (58)

象棋特级国际大师吕钦 黎耀清 陈伟川 (65)

党派与社团

惠东民主党派简介 县委统战部 (76)

泰国客属总会 林石信 (80)

民俗风情

古镇新城——平山 丘向阳 (82)

山海间明珠——巽寮 谢帝水 (89)

仙女峰下话石塘 曹建生 (95)

九龙峰景观与谭公的传说 天 龙 (99)

惠东民风民俗民情摭谈 郑性之 (111)

惠东畲族从哪里迁来探析 向 正 (117)

惠东茶俗漫谈 郑性之 (122)

话说九龙峰的文昌宫 向 正 (127)

惠东的“三山国王”庙源流小考 向 正 (130)

洞上吕氏祖屋 陈佩渊 (133)

改革纪事

惠东公路史话 陈杰中 (136)

惠东出版物初考 高 真 (140)

惠东广播电视台事业发展概况 陈培洪 (150)

名优特产

大洲芒果 梁化梅菜 大园萝卜 黎耀清 (160)

封面封底照片：惠东县城城雕

本辑照片摄影：陈培洪 谢帝水

惠東縣建制史略

郑锦清

惠东县位于惠阳之东而得名。惠东县建制自1945年3月至1965年7月共有4次：1945年3月曾建立惠东行政督导处（县级）；1949年5月，中共华南分局决定成立惠东县人民政府，1949年10月全县解放，1950年1月，惠东与惠阳合并；1958年春，经国务院批准，从惠阳析置惠东县，1958年12月，惠东县复并入惠阳县；1965年7月，又从惠阳县析置惠东县至今。

惠东县前身是惠阳县属辖。惠阳县历史悠久，秦、两汉、三国（吴）皆属南海郡博罗（今博罗）县地。东晋废帝司马奕大和元年（366年）置欣乐县（今惠阳、惠东、惠城区大部分），属南海郡，南朝刘宋时属东官郡（今宝安），南朝梁时属梁化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欣乐县为归善县属循州治，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为龙川郡治，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为海丰郡治，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循州治。五代十国时，循州属南汉，南汉乾亨元年（917年）改循州为祯州，归善为祯州治，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为避太子（仁宗）赵祯讳而改祯为惠，始有惠州之称，归善为惠州治。元朝为惠州路治。明、清两

朝为惠州府治。民国废府，1912年改归善为惠阳县。

1945年春，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已取得了根本性转变。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需要，加强惠东地区（指东江河以南，淡水河以东的区域）党、政、军统一领导和指挥，1945年1月建立了中共惠东县委员会，2月组建东江纵队第七支队，4月成立了惠东行政督导处（县级）。

1949年10月15日惠州解放（平山10月12日解放）。接着，惠阳县人民政府由淡水迁至惠州城。惠阳县属东江专区管辖。全县分为一个镇九个区一个乡：惠州镇，第一区甲子、第二区龙岗、第三区淡水、第四区大鹏、第五区平潭、第六区平山、第七区梁化、第八区稔山、第九区多祝和惠环乡。

到了1952年3月重新调整为24个区、1个镇。现惠东县范围划为10个区，即十一区平山、十二区白花、十五区梁化、十六区稔山、十七区吉隆、十八区平海、十九区多祝、二十区安墩、二十一区高潭、二十二区新庵。是年12月，东江专区撤销，将惠阳、紫金、河源、龙川、海丰、陆丰6个县划入粤东行署，惠阳县行政区亦略有变动，但当时惠东辖内还是保留原来的十个区名称不变的区治设置。

1956年1月设惠阳专区，惠阳县归惠阳专区管辖。1959年3月惠阳专区撤销，惠阳县划归佛山专区管辖。

1958年3月15日，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将惠阳县划为惠阳县、惠东县和惠州市（县级）。

到同年 12 月 13 日，经广东省人委作了调整，把原惠阳大县东部的高潭（现高潭、马山、宝口三镇）划归海丰县，西部的龙岗、坪山、大鹏划归宝安县，东北部的柏寿小乡（今属惠东石塘镇）划归紫金县，撤销惠东县和惠州市，合并为惠阳县，全县有人民公社 21 个、镇人民委员会 6 个。

人民公社是：潼湖、镇隆、惠环、淡水、澳头、新圩、秋长、平潭、永湖、良井、横沥、芦洲、平山、梁化 白花、稔山、平海、吉隆、多祝、新庵、安墩。镇人民委员会有：惠州、淡水、平山、平海、澳头、港口。

1961 年冬，高潭、柏寿小乡复划归惠阳县。

1962 年人民公社扩大到 23 个。它们是：惠环、淡水、镇隆、横沥、潼湖、陈江、沥林、水口、良井、永湖、新圩、芦洲、澳万；以下属现惠东的是：白花、稔山、吉隆、平海、梁化、平山、多祝、安墩、新庵、高潭。另外还有大洲（现称盐洲）、稔山、港口（均属现惠东）、澳头 4 个渔盐公社和惠阳农场、财贸农场、东江林场、潼湖畜牧场 4 个场及惠州镇。

1963 年 7 月惠阳专区恢复，惠阳县复归惠阳专区管辖。1964 年 10 月，惠州由惠阳县划出设立惠州市（县级）。

1965 年 7 月，复设惠东县（由惠阳县分出），全县共划为：平山、白花、梁化、多祝、新庵、高潭、安墩、稔山、铁涌、平海、吉隆、黄埠 12 个公社；港口、大洲（盐洲）两个渔盐公社和平山镇。

1968 年 1 月，成立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1970 年 10

月，改为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

惠东县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月25日成立，1980年12月撤销。

为了加速经济开发和建设，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1972年全县调整为：平山、白花、梁化、增光、多祝、新庵、高潭、安墩、稔山、铁涌、平海、吉隆、黄埠、巽寮14个公社；平山、平海、多祝三个镇和大洲、港口两个渔盐公社。1973年，安墩公社析为安墩、石塘、松坑三个公社。

1977年，高潭公社析为高潭、马山、宝口三个公社。1983年废社设区，全县分为大岭、白花、梁化、增光、多祝、双金、新庵、宝口、马山、高潭、安墩、石塘、松坑、稔山、铁涌、平海、港口、吉隆、黄埠、大洲、巽寮21个区和平山镇。

为了加速山区的经济开发和全县的经济建设，1987年撤区建镇、乡，全县共有镇16个，它们是：平山、大岭、白花、梁化、增光、多祝、高潭、安墩、稔山、铁涌、平海、吉隆、黄埠、大洲、港口、白盆珠；6个乡是：新庵、松坑、石塘、宝口、马山、巽寮。

1980年1月，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改为惠阳地区行政公署，1988年1月，撤销惠阳地区行政公署，成立惠州市（地级市），惠东县归惠州市管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90年宝口撤乡建镇，至1993年新庵、松坑、石塘、马山、巽寮也撤乡建镇，现今全县共有22个镇。

同仇敌忾，勇歼日寇

——记东纵七支队吕铁深大队抗日斗争片段

县党史办

东纵七支队吕铁深大队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一支人民自卫武装。他们在东江纵队的领导和稔山人民积极配合下，为保卫家乡，配合主力部队，与日伪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迹。特别是在稔山竹园村抗击日军的战斗，更令人记忆犹新。

智擒鬼子

1945年初，日军再次在大亚湾登陆，驻扎在我大亚湾沿海一带的日军，经常在广汕公路沿线，稔平半岛路段及稔山墟至船澳亚婆角，海陆三角中心要道骚扰。日军兽蹄所至，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人民陷入苦海。为了保卫家乡，救人民于水火，吕铁深大队根据东纵七支队的指示，坚持以稔山竹园村为据点，在日军出没的海陆三角地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牵制和消灭日本侵略军。

1945年2月的一天，驻稔山墟的日军派出小分队，分

途侦察我军情况，其中有二名鬼子兵窜入竹园村，吕铁深自卫大队发觉后，为不惊动敌人，立即设法诱敌上钩。吕大队长带领蔡金泉、吕坤仔、钟秀等 5 名战士，乔装成当地的农民，各自身藏一支手枪，故意在竹园村店仔饮酒闲谈。当他们见到二名鬼子往店仔走来时，便佯装热情招呼，比划手势，让二名鬼子入座同饮。鬼子对他们上下打量后，互相对视一下，以为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看摆在桌上满桌酒菜，早就嘴馋了，便得意洋洋应邀入座。正当鬼子目光注视桌上酒菜，闻着酒香垂涎三尺时，他们五名战士乘其不备之际，拔出手枪对准二名日军，异口同声令其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当即生俘一名日军，另一名顽固抗俘拔出刺刀对抗时，被我一名战士连发二枪，击中脚部，亦生俘了。缴获“六五”式枪 2 支，刺刀 2 把，子弹 150 发。随后吕部把二名日军俘虏兵连同缴获的武器一起上交东纵七支队，受到领导的好评和奖励，并在东纵《前进报》刊登了他们的事迹。

军民齐杀敌

1945 年 3 月，盘踞在淡水岗、稔山圩、船澳、亚婆角的日军频繁出动骚扰民众，这群兽兵见人杀人，见物劫物，洗劫后放火烧民房。当地居民对日寇的暴行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他们碎身万段。

4 月 14 日，驻扎船澳的日军出动 100 多人马骚扰稔山圩。吕铁深大队长率领吕坤、钟秀、蔡金泉等 1000 多名自

卫队战士，提前在日军返营的必经之路竹园村竹背段河边设伏。下午时分，日军抬着抢掠来的粮食等大批物资大摇大摆返营。当敌人踏入伏击区时，等候已久的自卫战士集中火力开枪射击。为了卡住日军去路，吕大队长带领一路在高处打，吕坤副大队长带领一路在河边打前面。正当日军想拉开阵势，与自卫队决战之时，朱雁湖的村民拿着菜刀、镰刀、锄头、扁担等赶来，刹时螺号声、铜锣声、冲杀声、枪声汇成一片。在猛烈的火力扫射和众志成城的杀敌队伍的震慑下，日军不敢抵抗，丢下大批物资，抬着死尸拉拖着伤兵狼狈败退。此役，击毙日军 8 名，缴获防毒面具两付，食物、衣服一批。

这一战斗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从此以后，日军再也不敢派小分队到稔山圩骚扰了。

漂亮的伏击战

4月15日，日军不甘心失败又调集战马10多匹、兵力100余人，进犯竹园村进行报复，焚烧竹园村民房145间，大肆抢掠竹园村民物资。为了消灭这股日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曾城大队赶来援助吕铁深大队协同作战，两个大队提前布兵埋伏在竹园村河边路两边。下午5时，日军队伍开进他们埋伏地段，曾、吕两大队长瞄准时机，一声令下，集中火力攻击，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我军紧追不舍，一直把日军追到光鸭山，将他们分路包围，眼看全歼日军时机已到，不料驻船澳日军集中100余兵力，加

上配有大炮等武器赶来营救。我军为了保存实力，主动撤出战斗。形如惊弓之鸟的日寇乘机遁逃，夹着尾巴逃回船澳他们筑造的巢穴。

这次伏击战，打得漂亮，打出我军的威风。曾、吕两部无一伤亡，日军被我军击毙官佐一名，击伤二名，缴获防毒面具一副，物资一批，受到七支队的表扬和奖励。

日寇残暴 惨无人道

——忆胞弟等人被掳设法营救的奇遇

蔡缉尧

1945年5月间，日寇突然包围增光田心村，抓去4人，其中有适去姐家的胞弟学尧，还有温翼乾和长工蔡某、何某。他们被解到平山后，即遭到残酷的肉刑，打、吊、灌水等，惨不忍睹。学尧身上有园潭学校的聘请书，日寇见他是教书的，受刑较轻，免了灌水。其他三人，既遭吊打，又被灌水。灌水时，鬼子逼他们躺在地上，面蒙毛巾，水急淋毛巾，受害者呼吸急促而张口，水随之而入，肚子迅速膨胀如球。然后凶手站上肚皮，用力踩踏，受害者的肛门、口鼻不断出水，被折磨得半生半死。刑后，三人被捆着手脚，丢在天井，当晚恰遇下大雨，给大雨淋了一夜，第二天便将学尧等4人双手反绑在竹竿上吊起，后脚跟离地，只脚尖到地，大小便则一块同去（连竹竿绑着），手仍反绑着，自己不能解裤，是由日军代他们撕开裤头，小便后代为草草塞好就是。喝水时，每天每人一杯，叫各人张开口，泼进去了事，但不给饭吃，一连摧残了四天四夜。他们被缚在日军队部（在平山小学）大门内左侧，日军每次外出

必以拳头猛打他们面部，左右各一拳，并以穿着皮鞋的脚，给各人脚胫上下五寸之处，猛踢一脚。此外，有些日军还用燃着的烟头烧灼他们的手，因绑得太紧，血液不流通，双手麻痹，皮被烧焦竟不觉痛。经过这样残酷摧残后，其中体质较差的温翼乾便死于日军队部。而学尧三人，日军则经常对他们比手势：先在地上作挖土状，然后站着，以手在颈上圈一圈，接着就跌在地上，填土，用力踩之，表示叫他们先在地上挖坑，然后立在坑内，日军用刀杀之，加以掩埋。后来，学尧等三人，被转解到护国军（伪军）队部寄押，当松绑解绳时，他们的双手，已被绳索扎下深沟，皮开肉绽，腐烂生虫，不能活动，进食时只能由伪军给喂。

我当时在安墩宝沥昭德学校教书，听到学尧等人被抓消息，便设法营救。据说，如能得到平山伪军大队长周磨壁（土匪头）帮助，可能解决问题。可是我不认识他，怎么办？后有人说，周野猫是周磨壁的叔侄，可通过野猫找磨壁，而我也不认识野猫，后来了解到周野猫是我一个堂兄蔡球尧妻子周娘娣的哥哥，便请蔡球尧介绍我与野猫相识。由于有这点亲戚关系，野猫答应帮助。野猫在经营平山至多祝的电船，那时正遇洪水，我便搭他电船到平山，由他介绍到周日的店中歇脚。经了解才知道，伪军大队长不是周磨壁而是周送（矮仔送），他们正在东江楼饮茶。经周日、野猫介绍，我在茶楼找到这帮伪军官。周送表示，他们是属傀儡，日军是不听信他们的。他说：“日本队长只信两个人，一个是翻译、台湾人王先生；一个是便衣侦缉张

先生。日本队长信台湾仔的话，台湾仔又听张先生的话。生杀权在他两人手中，如能得到他两人协助，就有办法，而我们是不顶事的。”我到去平山当晚，住在周日店中，第二天因他店客人增多，再住不下去，周日便带我到大同旅店开房，经过周日了解，知道张先生也住在这里的。到了晚饭后，店主便对我说，“张先生刚刚回来了。”他并指示张先生的住房给我。为了救人，我便硬着头皮，冒险进入他的房里，原来他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身穿便衣，见我进房，并没有什么异样表情，态度从容自若。我趋前请问他是不是张先生？他说是。并转问我姓名，有什么事情。我看他态度尚好，恐惧不安的心情，顿时去了一半。经自我介绍姓名，说明来意后，他毫无作难，立即慨然许诺，真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他说：“这个世界，人少鬼多，我和老王（王干宇）掌握生死之权，说放就放，说杀就杀，完全可以把你弟释放，你不必再去四处求人。”还说：“我们两人，可以说成是惠阳县中的同学，因不认识你弟捉错了。明天我就叫老王把你弟释放。”我见他这样爽直，再问他的名字，才知他叫张村。问他有没有吃过晚饭，他说尚未。于是，我便邀他去东江楼吃饭。出到外厅，一个姓陈的伪军，躺在竹床上，叫我止步，这时张村走到他面前，陈某低声说：“这个姓蔡的是有些钱的，不要放他弟弟。”张村便说：“他是我的同学，这钱我不敢使，我如知你们要搞他钱用，我是不回来的。”这个伪军给他说得无话可说，便跟他同去吃饭。我见张村有古义侠风，在吃饭时我便说：“这次日军

围攻田心，纯是徐姓某人公报私仇，无辜打死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姊丈。”他听我这样说，连忙制止讲这个案情，以免事态恶化，饭后回到旅店，他对我说：“有人说你有些钱，叫我不要放你弟，以便搞些钱用。”我说：“我家很穷，靠教书为生。”他表示不管怎样反正不用我的钱。我问是否那个姓陈的说我有钱？他说：“对！正是此人。这个人就是鬼，你要提防这些人。”为了找日本军长，使之相信我们是同学，他说两人的口径要一致。他的家在惠州上西湖边第四号张屋，我也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他。并约定第二天一早到东江楼等老王，叫他放人。

第二天早上，我和张村在东江楼吃早饭，不久台湾仔和那个姓陈的来了，张村给他介绍说：“这是缉尧哥，是我昔日的县中同学，蔡学尧是他的弟弟，我不认识他，我们捉错了，他不是红军，释放他吧！”台湾仔连声说：“好！好！好！”我们便邀他和姓陈的一块吃饭。我和张村吃完饭，先去日本军队部等候领人。日本军队部设在平山小学，我们在那里等了许久，台湾仔还没有来，张村不耐烦，便骂姓陈的慢吞吞，绊着老王迟迟不来。待老王来到，那时伪军中队长等人也在等待日本军长，于是，张村向他们介绍说：“我和缉尧哥是同学。”他们信以为真，便说：“这样一来，你们俩人比我们更亲密了。”不久，老王引我和张村及一个姓蔡的谭公圩的伪维持会长到日本军长卧室。日本军长先问那个伪维持会长有什么事？他说：“是来保两个姓蔡的。”日本军长说：“只有一个姓蔡，没有两个。”并向他询问其他



问题，他答非所问，结果给日军队长逐出去。之后，便问我什么姓名，来做什么。我说：“我叫蔡缉尧，是来保我弟蔡学尧和其他两个人的。”日军队长说：“你弟是红军头，不放，其他人可以放。”我说：“我弟不是红军头，他是教书的。”张村接着说：“他是我的同学，他弟蔡学尧不是红军，我敢性命担保！”老王听张这样的话，便说：“不要怕，他是吓你的。”接着，老王拿一张烟仔纸那样大的白纸，低着头面向日军队长在床上用铅笔写字，似乎是写人名，问话至此结束。张村便说：“我们可以走了。”于是我和张村便走到日军队长办公厅去，看到壁上挂满五万分之一陆军地图，日寇攻打的田心村，还钉上一张小纸条，写着土匪温翼惠的人数和长短枪多少字样，加上红线圈边。图例表明红圈大的人数多，小的人数少。

不久，日军队长到办公厅，叫伪军把寄押在他们那里的蔡学尧等三个解过来。这时张村对我说：“今晚放人了，我们走吧。”我们回到大同旅店，很晚，还未见学尧等回来，张村去了解，据说恰遇戒严，明天才放人。不料到了明天，还未见动静，他又去了解，据称围剿田心是驻淡水日军司令部之令，被抓的学尧等人，已被报上淡水日军司令部，现在我去领人，他们就要请示淡水司令部，等复电。那时我要天天请张村等饮茶、吃饭，一日三餐，钱几乎用光，有次站在梯口发愁，张村见状安慰我说：“缉尧哥，你愁什么？是无钱用吗？我有钱，借给你。”我听他这样说，觉得很奇怪，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你张村不要我的钱已算好的了，